

Enjoy Your Life

汪曾祺

生活是
很好玩的

人生少忧虑，生活才好玩

北京时代华文书局

汪曾祺

生活是
很好玩的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生活是很好玩的 / 汪曾祺著. — 北京: 北京时代华文书局, 2017.5
ISBN 978-7-5699-1507-5

I. ①生 II. ①汪 III. ①散文集—中国—当代 IV. ①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7) 第 064787 号

生活是很好玩的

shenghuo shi hen hao wan de

著 者 | 汪曾祺

出 版 人 | 王训海

选题策划 | 陈丽杰

责任编辑 | 陈丽杰 李凤琴

内文插图 | 邓立新

封面设计 | 熊琰 | 云中 YUNYard Workshop

封面摄影 | 夏小暖

版式设计 | 孙丽莉

责任印制 | 刘 银 范玉洁

团购电话 | 010-64269013

出版发行 | 北京时代华文书局 <http://www.bjsdsj.com.cn>

北京市东城区安定门外大街 138 号皇城国际大厦 A 座 8 楼

邮编: 100011 电话: 010-64267955 64267677 57735442

印 刷 | 北京卡乐富印刷有限公司 010-60200572 转 8007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开 本 | 710mm×1000mm 1/16 印 张 | 15 字 数 | 154 千字

版 次 | 2017 年 6 月第 1 版 印 次 | 2017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 ISBN 978-7-5699-1507-5

定 价 | 45.0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汪曾祺先生的话

活着，就还得做一点事。

我们有过各种创伤，但我们今天应该快活。

口味单调一点、耳音差一点，也还不要紧，最要紧的是对生活的兴趣要广一点。

人不管走到哪一步，总得找点乐子，想一点办法，老是愁眉苦脸的，干吗呢？

星期天，坐在自修室里，喝水，吃豆，读李清照、辛弃疾词，别是一番滋味。

“通达”是对世事看得很清楚，很透彻，不太容易着急生气发牢骚。通达又常和恬淡、悠闲联在一起。

有人问我怎样成为一个作家的，我说这跟我从小喜欢东看看西看看有关，这些店铺、这些手艺人使我深受感动，使我闻嗅到一种辛劳、笃实、轻甜、微苦的生活气息。

写字作画，首先得有激情。要有情绪，为一人、一事、一朵花、一片色彩感动。有一种意向、一团兴致，勃勃然郁积于胸，势欲喷吐而出。

我不是不食人间烟火，不动感情的人。我不喜欢那种口不臧否人物，绝不议论朝政，无爱无憎，无是无非，胆小怕事，除了猪肉白菜的价钱什么也不关心的离退休干部。这种人有的是。

目 录
CONTENTS



>>> PART 1

对生活的兴趣广一点

慢点走，
品品茶、喝喝酒、听听曲、写写字，
人生少忧虑，
生活才好玩。

- | | | | |
|-----|----------|-----|--------|
| 003 | 闹市闲民 | 024 | 北京人的遛鸟 |
| 009 | 口味·耳音·兴趣 | 030 | 录音压鸟 |
| 012 | 胡同文化 | 037 | 看 画 |
| 016 | 老年的爱憎 | 042 | 我的家乡 |
| 018 | 踢毽子 | 044 | 罗 汉 |
| 021 | 岁朝清供 | 048 | 风 景 |



》 》 》 PART 2

一草一木，皆有生活趣味

草木虫鱼，

多是与人的生活密切相关。

对于草木虫鱼有兴趣，

说明对人也有广泛的兴趣。

有生活趣味的人，生活才快乐。

062 人间草木

074 北京的秋花

079 草木春秋

087 夏天

090 冬天

093 花园

097 蜡梅花

099 葡萄月令

105 果园的收获

109 果园杂记

112 草木虫鱼鸟兽

116 猫

118 夏天的昆虫

四处走走，你会热爱这个世界

生活中，
一定要，
爱着点什么，
它让我们变得坚韧，
宽容，充盈。
业余的，爱着。

122	玉渊潭的传说	191	初访福建
125	泰山片石	200	长城漫忆
137	泰山拾零	204	翠湖心影
144	湘行二记	210	隆中游记
153	四川杂忆	213	草巷口
167	昆明的雨	218	沽源
171	天山行色	222	美国短筒

对生活的兴趣广一点

慢点走，
品品茶、喝喝酒、听听曲、写写字，
人生少忧虑，
生活才好玩。



闹市闲民

我每天在西四倒 101 路公共汽车回甘家口。直对 101 站牌有一户人家。一间屋，一个老人。天天见面，很熟了。有时车老不来，老人就搬出一个马扎儿来：“车还得会子，坐会儿。”

屋里陈设非常简单（除了大冬天，他的门总是开着），一张小方桌，一个方杌凳，三个马扎儿，一张床，一目了然。

老人七十八岁了，看起来不像，顶多七十岁。气色很好。他经常戴一副老式的圆镜片的浅茶晶的养目镜——这幅眼镜大概是他身上唯一值钱的东西。眼睛很大，一点没有混浊，眼角有深深的鱼尾纹。跟人说话时总带着一点笑意，眼神如一个天真的孩子。上唇留了一撮稀疏的胡子，花白了。他的人中很长，唇髭不短，但是遮不住他的微厚而柔软的下唇。——相书上说人中长者多长寿，信然。他的头发也花白了，向后梳得很整齐。他常年穿一套很宽大的蓝制服，天凉时套一件黑色粗毛线的很长的背心。圆口布鞋、草绿色线袜。

从攀谈中我大概知道了他的身世。他原来在一个中学当工友，早就退休了。他有家。有老伴。儿子在石景山钢铁厂当车间主任。孙子已经上初中了。老伴跟儿子。他不愿跟他们一起过，说是：“乱！”他愿意一个人。

他的女儿出嫁了。外孙也大了。儿子有时进城办事，来看看他，给他带两包点心，说会子话。儿媳妇、女儿隔几个月给他拆洗拆洗被褥。平常，他和亲属很少来往。

他的生活非常简单。早起扫扫地，扫他那间小屋，扫门前的人行道。一天三顿饭。早点是干馒头就咸菜喝白开水。中午晚上吃面。一年三百六十五天，天天如此。他不上粮店买切面，自己做。抻条，或是拨鱼儿。他的拨鱼儿真是一绝。小锅里坐上水，用一根削细了的筷子把稀面顺着碗口“赶”进锅里。他拨的鱼儿不断，一碗拨鱼儿是一根，而且粗细如一。我为看他拨鱼儿，宁可误一趟车。我跟他说：“你这拨鱼儿真是个手艺！”他说：“没什么，早一点把面和上，多搅搅。”我学着他的法子回家拨鱼儿，结果成了一锅面糊糊疙瘩汤。他吃的面总是一个味儿！浇炸酱。黄酱，很少一点肉末。黄瓜丝、小萝卜，一概不要。白菜下来时，切几丝白菜，这就是“菜码儿”。他饭量不小，一顿半斤面。吃完面，喝一碗面汤（他不大喝水），涮涮碗，坐在门前的马扎儿上，抱着膝盖看街。

我有时带点新鲜菜蔬，青蛤、海蛎子、鳝鱼、冬笋、木耳菜，他总要过来看看：“这是什么？”我告诉他是什么，他摇摇头：“没吃过。南方人会吃。”他是不会想到吃这样的东西的。

他不种花，不养鸟，也很少遛弯儿。他的活动范围很小，除了上粮店买面，上副食店买酱，很少出门。

他一生经历了很多大事。远的不说。敌伪时期，吃混合面。傅作义。解放军进城，扭秧歌，呛呛七呛七。开国大典，放礼花。没完没了的各种运动。三年自然灾害，大家挨饿。“文化大革命”。“四人帮”。“四人帮”垮台。

华国锋。华国锋下台……

然而这些都与他无关，没有在他身上留下多少痕迹。他每天还是吃炸酱面，——只要粮店还有白面卖，而且北京的粮价长期稳定——坐在门口马扎儿上看街。

他平平静静，没有大喜大忧，没有烦恼，无欲望亦无追求，天然恬淡，每天只是吃抻条面、拨鱼儿，抱膝闲看，带着笑意，用孩子一样天真的眼睛。

这是一个活庄子。



丁酉年
立秋



顾景文

丁酉
壬午
画





口味·耳音·兴趣

我有一次买牛肉。排在我前面的是一位中年妇女，看样子是个知识分子，南方人。

轮到她了，她问卖牛肉的：“牛肉怎么做？”

我很奇怪，问：“你没有做过牛肉？”

“没有，我们家不吃牛羊肉。”

“那您买牛肉是……”

“我的孩子大了，他们会到外地去。我让他们习惯习惯，出去了好适应。”

这位做母亲的用心良苦。我于是尽了一次义务，把她请到一边，讲了一通牛肉的做法，从清炖、红烧、咖喱牛肉，直到广东的蚝油炒牛肉、四川的水煮牛肉、干煸牛肉丝……

有人不吃羊肉。我们到内蒙古去体验生活，有一位女同志不吃羊肉——闻到羊肉味都恶心。这可苦了，她只好顿顿吃开水泡饭，吃咸菜。看见我吃手抓羊贝子（全羊）吃得那样香，直生气！

有人不吃辣椒。我们到重庆去体验生活，有几个女演员去吃汤圆，进门就嚷嚷：“不要辣椒！”卖汤圆的冷冷地说：“汤圆没有放辣椒的！”

许多东西不吃，“下去”很不方便。到一个地方，听不懂那里的话，也很麻烦。

我们到湘鄂赣去体验生活。在长沙，有一个同志的鞋坏了去修鞋，鞋铺里不收，问：“为什么？”

“修鞋的不好过。”

“什么？”

“修鞋的不好过！”

我给他翻译了一下，告诉他修鞋的今天病了，身体不舒服。

上了井冈山，更麻烦了：井冈山人说的是客家话。我们听一位队长介绍情况，他说这里没有人肯当干部，他挺身而出，他老婆反对，说是“辣子毛补，两头秀腐”。

“什么？什么？”

我又得给他翻译：“辣椒没有营养，吃下去两头受苦。”这样一翻译可就什么味道也没有了。

我去看昆曲，“打虎游街”“借茶活捉”……好戏。小丑的苏白尤其传神，我听得津津有味，不时发出笑声。邻座是一个唱花旦的京剧女演员，听不懂，直着急，老问：“他说什么？说什么？”我又不能逐句翻译，很遗憾。

我有一次到民族饭店去找人，身后有几个少女在叽叽呱呱地说很地道的苏州话。一边的电梯来了，一个少女大声招呼她的同伴：“乖面乖面（这边这边）！”

我回头一看，说苏州话的是几个美国人！

我们那位唱花旦的女演员，在语言能力上比这几个美国少女可差多了。